

一个志于道的修行者

——画家范景恩

■董素芝

当我提笔要为景恩先生写下点文字时，《汉武大帝》开集中老态龙钟的汉武帝和司马迁的对话却挥之不去：“朕读了你的书，朕气病了。少说也折了朕一年的阳寿……你认为你真的了解朕吗？”

或许是认识到了个人的局限或对文字的敬畏，在对这角色互换的惊心对话痛快笑过之后，对身边这样一个有书画家、绘画理论家、地方文化专家之誉的敦厚长者，下笔时还是有些惶惑。

景恩先生和父亲曾是文化局同事，早在 I 刚参加工作时，就是楼上楼下的“邻居”。但因为年龄差距吧，距离一直都在。近些年，同在淮阳文化场中，交集越来越多，为拜会师友，他常骑着电动三轮车拉着我穿大街走小巷，自然得如身边的一个亲友。但我心里，却始终因为他是长者而心生不安。

今年正月，多日不见的几个朋友雨中游东湖，忽接到景恩先生电话，说在一家小书店淘到一本林语堂先生的散文全集，问我要不要先睹为快，这一刹那间的“文友”之喜扫去我与他多年距离感。

此后，不断听景恩先生讲现代文学史的一些人和事，左翼作家、鸳鸯蝴蝶派、京派、海派等等。说他非常喜爱周瘦鹃的作品，周属鸳鸯蝴蝶派，曾珍藏有他的集子，上世纪 60 年代被人借走后再也没找到。为再买到他的书，他找了不少书店书市。对周作人他十分推崇，说他的文章看似平淡，极有味道，代表了现代散文的高峰，还有很多我不熟悉的作家，如郑逸梅等等，后来才知道郑是现当代著名的掌故家、“报刊补白大王”。

自然，一个画家这么专业地谈论文学，代表着他的学养、阅历和智能，也可见景恩先生修行的功力了。所以，景恩先生让我想到修行者。

近两年，“修行”一词被我频繁使用，也时常招来些许的惊讶：“素芝，入会了？”我似心神领会却又觉似是而非：“修的是文学。三十年前的文学青年，而今的文学中年，十年后的文学老年。”说完呵呵笑着。

会意者也大笑。

人到中年，想到和想不到的都来了，诸如身体机能的衰退，诸如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，这种变化比年轻时因各种主义或观念之争带来的烦恼要实在，轻则影响生活质量，重则带

来后半生的无望，实在是年轻气盛时所想不到的。面对种种无奈，似乎明白，人生不就是一场自觉不自觉的修行吗？有人借助宗教，有人借助自然，有人借助哲学，有人借助文学和艺术。无论哪一条道，都是修行。

而景恩先生，不正是借助绘画修身的修行者吗？

观其人，多年未变，温和而质朴，年愈七十仍骑着电动三轮车出席各种场合，谦谦而不苟言笑，与人在近与不近之间；观其事，崇高洁而见贤思齐，得知老友高金堂先生将上上世纪 70 年代从亲戚家取来的黄胄的《群驴图》义无反顾地返还亲戚时，感动地记述下这个传奇经历，颂扬高金堂先生的高洁风骨。十几年前老友霍进善去世后，他在纪念文章中沉痛而中肯地写下让人心头发热的赞语：“进善不是完人，但他是一个为数不多的道行高洁、风骨清举、只知耕耘不求回报的学人，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朋友，是一个好人。进善处世，刚正耿直，不务虚名，待人坦诚笃厚，语言质朴谦慎，不咬文嚼字，更没有那种矜持超然、自命清高的习气，他倒似一个活脱脱的北方农民汉子，只有和他深交才知他具备知识分子的种种优秀气度，这或许应算是大雅近俗吧！”

仅此，一个具有同样风骨又睿智洞明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已跃然纸上。这也是景恩先生的书画有品有格，笔墨洒脱、恣意，色彩沉稳洗练的原因吧。

去年，景恩先生出了本画选，杂志样大小，薄薄的数十页，自选了山水、花鸟、人物画近 30 幅，这些画作中，古香古色的江南水乡、烟雨古镇，笔墨苍润的壮阔雄峰，自然、清新、飘逸；人物画中，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”的毛泽东、“我们的总设计师”邓小平、“松下行吟”的诗人和村姑、牛娃，无不形神兼备，栩栩如生。以猫为主的十多幅花鸟画，情趣盎然，色调艳雅，神韵天成。

观其整体画作，无霸气，不造作，从容不迫，幅幅透出中国文人画的高古典雅。

常说风格即人，艺术格调高下反映人格的高下。有人落笔便不俗，有人终其一生仍是俗，根本在于人的思想修养和人格修养。景恩先生 12 岁跟着美术老师彭兴孝先生学画画。老师说：做一个画家，画作一定要高格调，否则就沦为画匠了。老师的这句话，奠定了他终

生把画品作为最高追求的艺术信念。此后，少年的他又拜在豫东名画家也是本家的范克明门下。每天放学后到范先生家看先生作画，听其讲解示范，学习笔墨的运用技巧、画面的构图处理等传统绘画技法，多年未间断过。

1961 年，景恩先生从河南省冶金学校金属矿地质专业毕业，分配到了安阳钢铁厂。像命运的刻意一样，性爱自然的他找到了自由翱翔的天空。工作之便，他背着画板跋山涉水，登石穿林，步行到华山、黄山、太行山及江浙的吴山等地写生，醉心于大自然的造化中，收集各种动物、植物的动态资料，用学得的传统技术进行写生练习和艺术创作。当时条件很苦，一次华山写生回来时，他的盘缠用完了，只好扒煤车回去。也正是这一时期艰苦的求学经历，养成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。

因安钢停产，几年后，景恩先生被抽调到洛阳拖拉机厂宣传科。命运的转机再一次转向了他的喜好。那一时期，他绘制了很多幅毛澤东主席各个时期的巨幅油画像。为画好人物画，他又学习素描、水彩画、水粉画、油画等西洋画基础知识，人物画得到很大提升。

上世纪 70 年代，景恩先生从洛阳回到淮阳，转向以山水、人物画为主的传统绘画。他临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等古今名画，有了《巧裁缝》、《装配工的喜悦》、《又一条自动线诞生了》等一系列人物作品。

青少年时期的刻苦历练，使景恩先生有了非同寻常的速写功力，并很快得到回报。他刚从洛阳回到淮阳的那一年，地区举行画展，因时间紧，来不及画山水、人物画，景恩先生顺手画了只猫参展，没想到这只猫让他声名远播。别人以为他是专画猫的，都来找他画猫。

一个画家画花鸟画，都会有一个对象选择。或许是猫契合了温和敦厚的景恩先生的性情和修养，景恩笔下的猫，玲珑可爱，憨态可掬，找他画猫的越来越多。为了画好它，他就经常养猫，观察它的动态、神态，最多时养过 20 多只，满屋满院都是。以至于有一次，他画了幅猫和螳螂，被家中的猫看见，竟生气地把画中的螳螂抓破了。因为这一趣事，景恩先生和猫彻底连在一起了。多年后的他说起猫缘，还有意外感，说“我本来画山水人物画的，竟成了画猫的了”。

讲求笔墨情趣，强调神韵，重视文学、书法修养，景恩先生一生都在固守着传统的文人画风。也正是这种对文人画的追求，使他走上了修行者的路子。经史子集、唐诗宋词、音乐舞蹈、书法艺术，他无不涉猎。不久前见到他，看到他在网上孔夫子书店淘购的《中国绘画美学史》等论画著作。他津津有味地谈起淘书的感受，说陈传席的这套书不是一家出版社的，下册是送到出版社的修订本，上面有作者修改的痕迹和手稿，很有保存价值。

此时的景恩先生不再是一个画家，而是一个痴迷于书痴迷于道的老者，让人想起孔子对自己的调侃：“女奚不曰：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正是这种痴迷，使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理论有了很深的造诣。自上世纪 70 年代，景恩先生就收集编辑《书品语汇与画品语汇》，而今已收入近 30 余万字，是一部古今书画鉴赏的工具书。一次，景恩先生拿出自己多年的成果，是他自己打印自己订制的，像小学生作业本一样的小书，他说只打印出 2 本，全部打印出来要 6 本。我随手翻看，一个个一行行词汇规整地排列着。我又想，这哪里是书品画品，这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修行者的心路历程，浸透的是他近 40 年的痴迷和汗水。

说起绘画，景恩先生最感恩的仍是最初的传统绘画教育给他带来的影响。也因此，对当前美术界不讲传统的所谓创新他颇有微词。他说，创新首先是继承传统，在融通百家之后自然而然地显露个性，找到适合自己的题材和表现形式，水到渠成地形成自己的风格，否则就是无源之水，是忽悠，是欺世盗名。

他说，他给自己的作品定位是：笔墨要朴拙，坚守笔致的书写性，用墨要浑厚华滋，要墨中有笔。

他平静地表达自己的艺术追求，虽然这种声音在这消费时代、享乐时代是多么不合时宜，也注定要被淹没。但他不惧怕淹没，他要发声，且执着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道上。

至此，一个志于道的修行者出现在我们面前。不是吗？绘画于他，不过是通往道的媒介。面对世俗，他有自己的艺术坚守和艺术家的道德良知，这种信念会让他在不动声色中坚守自己，摒弃任何浸润作品的功利元素，决不迎合世眼。



幽默一族

相亲

妈妈让女儿去相亲，女儿说：“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已经娶了你了。”妈妈瞬间无语。某天和老妈聊到男朋友这事，想到这话就和我妈说了。老妈回复：“我让你，你敢嫁吗？”

空气

女友昨天去我公司，看到我部门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，总是对我“王哥王哥”热情地叫。

离开公司后女友不开心，问我：“那个女孩子是谁，怎么对你那么好，你是不是对她有意思？”

我无奈地说：“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把她当空气……”

“空气！你居然把她当空气！空气是那么重要的东西！”

着急吗

老婆开车很慢，有人找她办事，她通常会问：“你着急吗？着急

我骑车去，不着急我开车去。”

超值的检查

杰瑞去医院看病，检查后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状况。但为了慎重起见，医生要他再检查一下尿，以做最后判定，并吩咐他明天一早把尿液送来。

第二天，杰瑞拿来了一大瓶尿液。医生皱了一下眉头说：“杰瑞先生，这也太多了。”

不过，既然已经拿来了，医生还是替杰瑞做了检查，结果一切正常。

杰瑞当即付了诊费，并说：“医生，请借电话用一下，我要让我的家人放心。”

接过听筒，杰瑞兴奋地冲电话喊道：“露西，是你吗？我们都没有问题。我没有糖尿病，你也没有，爸爸、妈妈、孩子们也全没有病，放心好了。”

哲理漫画



欲望就像手中的沙子，握得越紧，失去的就越多。



同一块石头，在弱者面前是绊脚石，在强者面前是垫脚石。



拍马的人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骑马。



顺境可以让你拥有很多朋友，逆境可以让你拥有真朋友。